

老朋友王工念把我拉进了名为“敬业乐队”群。我定睛一看，呀——原来都是我的老朋友。说起工念兄，名气可不小，他是华东师大教工合唱团指挥。凡是华东师大有文艺汇演或者是全校性的合唱比赛、合唱交流，最后一个压轴往往是教工合唱团的表演。他的指挥，或激昂澎湃或舒缓松弛，十分有魅力。说起来，我与工念的交往几乎长达六十年！那还是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考取了区少年宫弦乐队，开始学习拉小提琴。比我高一级的王工念早已开始学琴，他当然也就成为我的辅导老师。两年后，我进入敬业中学读书，与王工念成为相差一个年级的同学，一直到高中，他是66届，我是67届。王工念小提琴学习演奏一直没有放松，是敬业中学管弦乐队的首席。在“敬业之春”的音乐会上，工念小提琴独奏、管弦乐队协奏，演出《梁山伯与祝英台》，在校内外轰动一时。工念一直谦虚热忱，有什么事找他，他都乐意相助。后来，王工念进入华东师大数学系，很快，他的艺术特长被大家知道，而成为华东师大学生合唱团的指挥。没有多久，又出任教工合唱团指挥——持续了大概有二十

年，那可是真正的常务了！一个合唱团的成功，关键是指令，因为王工念有扎实的音乐功底，为人又低调热忱，华东师大教工合唱团获奖无数，在各界赢得了很好的名声。

我在台下，看到王工念潇洒而优美的指挥，总是会想起与他交往的往事，那可真是从戴红领巾的童年开始，持续至今。

在群里，与王工念一样是拉小提琴特写镜头照片头像的还有陈炳霖。炳霖兄那时与我一道参加了少年宫弦乐队招生考试。他比我也大一个年级，为人沉稳、内向。记得小提琴老师要求我们至少一个星期有两到三天下午到少年宫拉琴。我一开始还能做到，但时间稍长就不行了。陈炳霖却不，他坚持不懈，几乎始终不断。那时候他家在老西门，离少年宫坐11路公交车有三站；我家靠近小西

门，比他少一站。仿佛不约而同，为了省下4分钱，我们往往会走着去，还抄近路，那就是从尚文路进，穿过黄家路，就能到少年宫。好几次我都在路上遇到炳霖，于是一路交谈一路交流。后来，我去得越来越少，而炳霖持续不断。几乎每个星期日老师上课都会表扬他，说他进步最大，因为他最用功。到了敬业中学，比我高一年级的炳霖拉小提琴的功夫下得更

大，不要说下课以后，就是上午第二节课后休息时间稍微长些，炳霖都会在走廊、在楼梯拐角，努力拉琴——那可仅仅是十来分钟的时间！当时我没问他，但心中暗暗揣测，陈炳霖大概已经把演奏小提琴作为自己以后的人生事业。

进了新群，我才知道炳霖已经在新西兰专职演奏小提琴。在群里，我一直看到他发来他们团队演出的消息，也经常看到他发来音乐界的新闻。

群里还有一位我的“本家”立人兄，他的头像是一张演奏大提琴的特写。立人兄也比我高一个年级，在敬业中学管弦乐队中演奏大提琴。巧的是，我和他的家都在敬业中学西面斜桥方向，于是，经常是去学校或者是回家的路上

校门吧，它是师生从宿舍到校的必经之路，每天上下课，国权路上人来人往，熙熙攘攘。与此同时，沿街私营商铺也应运而生，来喜饭店、沈志记食品店、仙宫理发店、国权照相馆和万和酱油店等，都是国权路上的“名店”。据说当年国权路各类小饭店最多，鳞次栉比，因只收菜金、不收饭钱，又价廉物美，深受师生欢迎。有一次，中文系教授赵景深先生偕仙霞社到大礼堂上演昆曲。演出当天，他特地到国权路一家饭店订餐，饭店老板紧张地问：“演员中有没有翻筋斗的？”原来，翻筋斗的饭量大，老板怕“蚀煞老本”。直到赵景深解释，演的都是文戏、不翻筋斗，老板才放下心来。1952年冬，高校院系调整，交大青年助教华中一先生调到复旦物理系。报到当天，系主任王福山先生就把他带到国权路，指着来喜饭店说：“这里饭菜干净，价格也公道，你可以试一下，合适的话，

我们会相遇，而有了不断的一路交谈。

“敬业乐队”这个群里有二十余人，都是当年的老朋友，直到今天，我们还聊音乐、聊艺术、聊当年。我们这个群里，还有一位大家最尊敬的老人，那就是苏惠民老师的妻子张老师。想当年，我们几乎都是在艺术团指导苏老师手把手地教导中，才逐渐成长起来。苏老师对弦乐中的小提琴大提琴、管乐中的小号长号圆号，都悉心指导、训练。我觉得，苏老师教给我们最大的财富，那就是热爱艺术，把艺术作为我们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所以，在我们都已经迈进进老年的时候，我们还是没有忘记苏老师，没有忘记苏老师对我们的谆谆教导——虽然苏老师前不久离开了我们，但是，张老师在群里，我们就一直觉得苏老师还在我们中间。

我走进馆中，首先见到一幅江户川乱步头像的木牌人形，旁边是一只黑猫的造型，这只神情恐怖的黑猫瞪着一对诡异的黄色眼睛，给这半暗半明的小屋平添了一种神秘的气氛。

小屋的后间是对江户川乱步的介绍，大量的照片与文字，以及他出版的77部侦探小说目录及其写的随笔与评论。三宅大吉陪同我参观时插言：“江户川乱步写的小说其实不止77部，有的作品并没收入。据日本推理小说协会统计，在90部左右。你可以到后面的小屋中看一下他的全部著作。”

我边看边听介绍，欣赏到江户川乱步各个时期的生活照。江户川乱步于1894年生于日本三重县名张市，原名平井太郎，其父平井繁男受过大学教育，后经商，办平井商社，江户川乱步自幼多病。性格文静，其母为病中的儿子准备了一些欧美侦探小说，这使江户川乱步从小迷上侦探小说。其

父破产后，江户川乱步努力学习，考上早稻田大学预科班，业余时间则在印刷厂当徒工，后又去图书馆当管理员。

江户川乱步因喜爱读书而迷上写作，他开始写小说，第一篇《石头的秘密》投出后石沉大海，29岁那年，他写出《二钱铜币》与《一张车票》，开始用江户川乱步之笔名（日本读音为艾特加华伦坡），暗示作者崇拜世界侦探小说开山鼻祖埃德加·爱伦坡。由于他是无名小卒，这两篇小说开始遭冷遇，但他投给《新青年》主编森下雨森，获赏识，发表后受文坛注目。成功激发了江户川乱步，他先后写出了《心理测验》《地狱的滑稽大师》《奇幻岛》《黄金假面人》《怪人二十面相》等大量作品，当日本入侵中国时，江户川乱步以沉默、封笔来表示反对。至二战结束，他又活跃于日本文坛。

新群老朋友

马以鑫

国权路与国年路，位于邯郸路复旦大学正门对面。国权路北段在校门西面，是北向南单行道，通行公交车；国年路北段靠近校门，路宽仅7米，不通行公交车。和上海其他小马路一样，它们素面朝天地，不惊人，初到复旦的人，未必会留意。

别小看这两条路，它们已有近80年历史了。国权路原名“协睦路”，国年路原名“协平路西一街”（东侧的国顺路为“协平路”），分别筑于1939年和1940年。这一时期，正是日军侵占江湾时期，这一带除了荒地，就是日本兵营和宿舍。抗战胜利后，复旦从重庆复原返沪，百余幢日本房舍被学校接收，改为师生宿舍；附近马路名字也一洗殖民色彩，改为“大上海计划”中的现路名。

国权路、国年路原本像一对兄弟，都是煤屑路，长宽差不多，功能也相当。1946年复旦迁回江湾原址后，国权路忽然地位显赫起来。也许正好直通老

国权路与国年路

张国伟

子越过越舒心。几乎家家都买了车，有的还不止一辆。还有一位姓刘的老人补充说，文化生活现在也很丰富，家里可以看电视，这里有图书馆。每隔一段时间，镇里还有沪剧、小品、舞蹈的演出。一位姓唐的老人说，听说“中国农民丰收节”是党中央、国务院的决定，真是对我农民的关注，谢谢党中央，谢谢国务院。

参观中，我和村里一位陈姓女同志边走边聊。她说村里非常注重美丽庭院的建设。你看，这是我们的“文化墙”有画有诗，有农家风情、有“乡贤名人”介绍；这是我们的医护所，小病可以不出村，大病有补助。走过一排新建楼房，她又说我们这里二房一厅、三房一厅不稀奇。说着还领我们去了一家宅基地翻建的人家。那家主人也姓唐，他们家有宅基地100多平方米，村里给他们建造了漂亮的三层别墅，自己出资并不多……说到这里这位唐姓主人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

四十年前的改革开放是从农村起步的，至今已经成效显著。回来的路上，《好日子》的歌声一直在耳边萦绕：“今天是个好日子，明天又是好日子，今天明天都是好日子，赶上了盛世咱享太平……”

关爱老人，不一定要等到重阳节。

我们的节日 责编：刘芳 龚建星

书日……市声喧哗中，儒雅风采不减。记得谢希德校长常到国年路275弄7号工会礼堂开会，从校园走到国年路，路很长，她腿脚不便，却很少以车代步。她那一步一挪、笑吟吟地向师生致意的神情，至今印在我的脑海；华中一先生担任校长后，曾亲临国年路调研。有一次，他到270弄第八宿舍共用厨房倾听意见。我注意到，当有人絮絮叨叨地讲述住房困难时，华中一表情凝重，频频点头。临走时，他亲切地拍拍一位青工肩膀：“再克服一些日子，马上可以住进凉城新村新宿舍了！”众人齐声叫好……

2000年初中环线开工，国年路直达复旦大门的路线被切断，至此，又与国权路回到同一起跑线。这两条路，纵向平行、互不交集，因为复旦，“争妍”了几十年。它们是优雅的，有文化的；也是世俗的，有烟火气的。在上海，要找到这种两者结合又不施粉黛的小马路，不容易。

可以包饭。”从此，华中一就在来喜饭店用餐。他晚年回忆，那次国权路之行，让他见识了一位物理学大师的平易近人，毕生难忘。

相比国权路的“繁华”，国年路因远离老校门，就冷清凋得多，常被人忽略。1964年，复旦新校门建造到今天的位置，正好斜对着国年路。陈望道校长把复旦校友、市城建局局长徐以枋先生请来，提议整修路面。在上海市城建地图上，徐以枋找不到国年路：“这国年路……是复旦内部道路吧？”陈望道听了，让秘书长同徐以

枋到现场，看看这“国年路”路牌究竟是谁挂上去的，“怎么能说是复旦的呢？”

国年路终于修好了——从宿舍到新校门，国年路可一路直达。大概就是从那时起，国年路地位节节上升。而国权路呢，因为校门迁移，主干道功能被弱化，加上当年“割资本主义尾巴”，私营商铺或拆或并，渐渐冷落下来。不过，国年路虽然后来居上，改革开放后也出现过马路菜场、个体书店和文具店等，却从未超越当年国权路的“繁华”。

国年路的风貌，似乎不在生意兴隆。上世纪80年代起，相继矗立的文科图书馆、文科大楼和第五、第六教学楼等，映衬着匆匆而过的主教楼，让国年路色彩厚重、有不一样的质感。有好几次，我在国年路上与名教授相遇——他们有的夹着皮包，到教学楼上课；有的提着菜篮，与马路摊贩交流；还有的在书店淘书，顺便招呼一下店老板，写下需要订购的

月亮之上(外三章) 恽爽

临风近日爷姥亲，青云明月显义心。都缘洪福前生造，任是沐恩承汲引。

月语

青山秀水心影沉，雁飞清影片香留。情何能已思难忍，意深深。离魂何处再相逢，语近情遥梦难成。月隔窗语寄余生，夜朦朦。

秋月

空灵依韵数归鸦，桂香和愁寄天涯。花缘月语委尘沙，忆交加。秋水掬来双手月，青山行过半身花。碧落中天红泪洒，掩云纱。

星月

闻风起，窗外星如尘。满月霜华庭前月，如怨如慕挂疏桐。月影乱星魂。

春种秋收、春华秋实，眼下正是丰收的季节。今年秋分，不同寻常，“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也在上海举行。一清早，我就乘车前往浦东新区大团镇参加由市农委、市文联、浦东新区人民政府主办的“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浦东美丽乡村嘉年华活动”。

到了大团海上桃花源，下车远眺，最早映入眼帘的是一台红色的“东方红”拖拉机“卷起稻谷千重浪”的景观。原来这台拖拉机是几年前国务院奖励给本土“全国第一粮大户”张正权的奖品。张正权盐碱滩涂上种出稻谷上亿斤的事迹，让人啧啧称奇。我们纷纷举起手机、相机，把这台“来历不凡”的拖拉机连同四周的谷堆、稻草扎成的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的喜人景象一道摄入心底。

田野的大草坪上，有一座简易的舞台。两手托起稻穗的会标以及两侧稻穗弯腰的图案，都象征着“农耕文化”的源远流长。会场内农民们用乡音交谈，也用微笑和点头欢迎大家的到来。

“咚咚，咚咚锵”，欢庆的锣鼓响起来了。身穿镶金红色服装的高东镇女鼓手们率先敲响了激动人心的《牛斗虎》；陆家嘴海派秧歌队边扭边唱的《心花怒放》，唱出了当今农民喜悦的心声；三林龙狮队演出的《龙腾狮跃庆佳节》，金龙赤狮，舞出了“龙的传人”礼赞丰收，祈求人寿年丰的美好愿望……

紧接着，上海民族乐团的演奏员们奏响了民族管弦乐《庆典序曲》，男女声与乐队《好日子》、女声独唱《春天的故事》，打击乐与乐队《龙腾虎跃》及唢呐、笛子、二胡等欢快热烈的节目，送去了上海各界人民对长期从事农业生产的粮农、菜农、棉农、果农的衷心礼赞和节日的祝福。

下午，我们走进大团镇赵桥村参观学习。这个村是典型的江南农村，以种植大团

访江户川乱步文学馆

曹正文

我走进馆中，首先见到一幅江户川乱步头像的木牌人形，旁边是一只黑猫的造型，这只神情恐怖的黑猫瞪着一对诡异的黄色眼睛，给这半暗半明的小屋平添了一种神秘的气氛。

小屋的后间是对江户川乱步的介绍，大量的照片与文字，以及他出版的77部侦探小说目录及其写的随笔与评论。三宅大吉陪同我参观时插言：“江户川乱步写的小说其实不止77部，有的作品并没收入。据日本推理小说协会统计，在90部左右。你可以到后面的小屋中看一下他的全部著作。”

我边看边听介绍，欣赏到江户川乱步各个时期的生活照。江户川乱步于1894年生于日本三重县名张市，原名平井太郎，其父平井繁男受过大学教育，后经商，办平井商社，江户川乱步自幼多病。性格文静，其母为病中的儿子准备了一些欧美侦探小说，这使江户川乱步从小迷上侦探小说。其

父破产后，江户川乱步努力学习，考上早稻田大学预科班，业余时间则在印刷厂当徒工，后又去图书馆当管理员。

江户川乱步因喜爱读书而迷上写作，他开始写小说，第一篇《石头的秘密》投出后石沉大海，29岁那年，他写出《二钱铜币》与《一张车票》，开始用江户川乱步之笔名（日本读音为艾特加华伦坡），暗示作者崇拜世界侦探小说开山鼻祖埃德加·爱伦坡。由于他是无名小卒，这两篇小说开始遭冷遇，但他投给《新青年》主编森下雨森，获赏识，发表后受文坛注目。成功激发了江户川乱步，他先后写出了《心理测验》《地狱的滑稽大师》《奇幻岛》《黄金假面人》《怪人二十面相》等大量作品，当日本入侵中国时，江户川乱步以沉默、封笔来表示反对。至二战结束，他又活跃于日本文坛。

在这个私人文学馆中，有一条长长的过道，幽暗的环境充满了怪异。三宅大吉说，这种环境设计符合江户川乱步小说的氛围。小屋的后院是一个江户川乱步著作的总汇，还有一幅作者与其夫人对夫人说：“我又出了一本新书。”

江户川乱步被誉为“日本推理小说之父”，是他第一个把侦探小说改为推理小说，并于1947年出任日本侦探小说家俱乐部第一任会长。他还创办了一本专门刊登推理小说的《宝石》文学杂志，1953年，日本推理作家俱乐部成立，他出任首任理事长，并在他60岁生日时设立江户川乱步文学奖，以资鼓励培养新人。鉴于江户川乱步在推理小说上的贡献，1961年他被授予紫绶褒章，而他开创的“本格派”推理小说流派与他笔下的大侦探明智小五郎，也成为日本民众心中的一个英雄。但他的文学成就与这个简陋的文学馆相比，显得很不相称。

书法

施鹤平

独坐幽篁裏，
弹琴复长啸。
深林人不知，
明月来相照。

吉福王作竹是报学于

书法

施鹤平